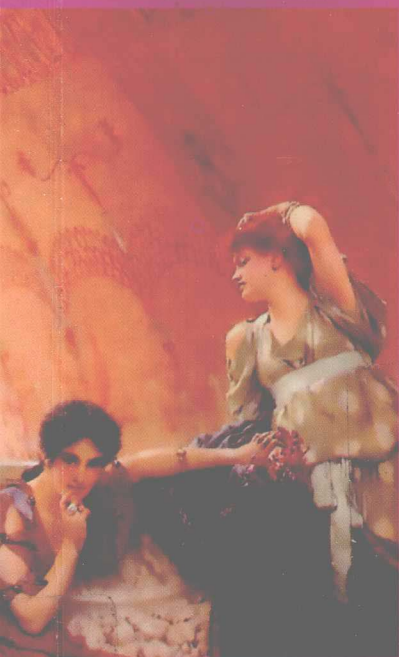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红与黑

XINKEBIAO BIDU CONGSHU HONGYUHEI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PRICE
本册仅售
13.80元
新课标
XINKEBIAO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红与黑

XINKEBIAO
BIDU CONGSHU
HONGYUHEI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 司汤达 (Stendhal)著; 宋璐璐, 杜刚编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2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1234-7
I. ①红... II. ①司... ②宋...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248 号

书 名 红 与 黑
著 者 (法) 司汤达 (Stendhal)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张 芸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1234-7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读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3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4
第七章	40
第八章	46
第九章	53
第十章	58
第十一章	66
第十二章	73
第十三章	82
第十四章	92
第十五章	98
第十六章	104
第十七章	110
第十八章	118
第十九章	123
第二十章	128
第二十一章	137

第二十二章	144
第二十三章	152
第二十四章	160
第二十五章	173
第二十六章	187

第一章

导读：维立埃是座美丽的小城，它的市长德·雷纳先生是个奇怪的人，总是形色匆匆，样子十分傲慢。他有着漂亮的房子、美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为了更好地管教孩子而想请拉丁文极好的锯木工人的第三个儿子于连做家庭老师，这是老早就想好的事。

1

维立埃小城是法兰什-孔德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美丽的杜河贯穿了小城，给居住地人们提供了安逸的生活。一排排白墙红瓦的房子坐落在小山坡上，与一叠叠绿葱葱的栗树相辉映，成了小城特有的景致。这儿的居民靠生产一种被称作莫尔丝的花布而致富。这个小城以它独有的方式接待着来自远方的客人。

一幢幢独立的房屋，白白的墙，红红的瓦，尖尖的顶，散布在一座小山坡上。在古城墙下几百米远的地方，杜河静静地流淌着。维立埃城的北面，耸立着一座高山，连绵起伏，犹如小城的屏障。那是朱拉山脉的支脉。每年十月，朱拉峰山顶的激流，穿过维立埃汇入杜河，流水使许多的木锯转动起来。这简单的工业，给多数家庭带来了较为安逸的生活。可是，使小城富裕起来的却是一种被称作莫尔丝的花布。

人们一走进城，就会被一台声音嘈杂的机器弄得头昏脑胀。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凭一只由急促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发抖。如果游人问起大街上的行人，那座制钉厂是谁的，便会听到懒洋洋的

回答：“那是市长先生的！”

小城的主要街道，从杜河岸边一直延伸到山顶。游人只要稍作停留，准会碰到一个身材高大、神色匆匆、十分傲慢、总像有要事在身的男人。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衣服，头发已经花白，大脑门，鹰钩鼻，五官还称得上端正，冷眼一看，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有五十岁左右男人独有的吸引力。但是，人们稍作接触，就会看到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态中夹带着一种不易言表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①。这个人的才干仅仅表现在让欠账的人如期偿还，可如果是他欠了账，却要拖得不能再拖。

这个男人，就是维立埃的市长德·雷纳先生。如果游人再向前逛上一百步，会看到一座外观精美的房子，而房子的主人就是德·雷纳先生，而这座住宅是靠那座大制钉厂赚来的。据说他的先辈是西班牙人，远在路易十四^②征服此地之前就在此居住。花园有好多层，一直延伸到杜河岸边，每层都有护墙。在法兰什一孔德，谁家的围墙砌得越长、垒得越高，谁就越受四邻尊敬。德·雷纳先生的花园便是高墙纵横。

2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雷纳先生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只听德·雷纳先生愤愤地说：“他会后悔的，那位漂亮先生。”脸色较平时更为苍白。而令维立埃市长如此讨厌的巴黎来客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但进入维立埃的监狱和乞丐收容所，还去了由市长和当地贤达开办的医院。

德·雷纳夫人不无害怕地说：“既然您管理穷人的福利清白廉洁，来自于巴黎的这位先生又能把您如何呢？”

“他们是来找碴儿的，然后好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写文章。”

“那种报纸您原来不看的呀，我的朋友。”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文章，总是有人在提起，分散我们的精力，干扰我们去做的事。哼，我呀，是永远不会原谅那位本堂神甫的。”

本堂神甫是个已八十岁的老人，却有着铁一样的身体和性格，有权随时拜访监狱、医院，甚至乞丐收容所。阿佩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他的。神甫读着德·拉莫尔侯爵给他写的信，沉思许久。侯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是本省最大的地主。神甫暗自思忖：“我已偌大年纪了，并且在

此地深得人心，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于是他立刻转过身面向巴黎来的先生，“随我来，先生。请不要在看守面前尤其是在乞丐收容所的管事面前发表任何看法，不管我们看到了什么。”

阿佩尔先生由这位受人尊敬的本堂神甫陪同参观了监狱、医院和收容所。三点钟左右，两位先生视察完乞丐收容所又回到监狱，在门口遇见了看守。他是一个庞然大物，两米高，罗圈腿，一张极丑的脸因害怕而变得极为可憎。

“啊！先生，”他一见神甫，就立刻说，“这一位可是阿佩尔先生？”

“是又怎样？”神甫说。

“昨天我得到最明确的命令，不准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命令是省长命一名宪兵骑马跑了一整夜送来的呢。”

“您听着，诺瓦鲁先生，”神甫说，“跟我在一起的这位游客，正是阿佩尔先生。我有权在任何时间进入监狱，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并且愿意让谁陪同就让谁陪同。”

“是的，神甫先生。”看守小声说，耷拉下脑袋，像一条害怕挨打而勉强听话的狗。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可两天来你言我语，添枝加叶，搅得维立埃这座小城里充满各种憎恨的情绪。

德·雷纳先生和他妻子之间发生的小小争端，也是因此而起的。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妻子怯生生地反复提出的思考：“巴黎来的这位先生能危害到囚犯吗？”他都要发脾气了，恰在此时，妻子突然惊叫了一声。原来她的二儿子正在高出墙外葡萄园六七米的挡土墙的胸墙上跑动，谈话被这个小小的事件打断了。

“我必须让那个锯木工的儿子为我服务。”德·雷纳先生说，“由他看管孩子，他们越来越不乖顺，他是个教士，即便不是也差不了多少，还精通拉丁文，他会使孩子们进步的，我付他三百法郎，包他吃。只是对他的品行品德不太放心。那个老外科医生，极有可能是自由党的奸细，他说我们这里的空气有益于他的风湿病，可这并没有得到证明。他曾多次参加布奥纳巴尔在意大利的战役，据说还签名反对过建立帝国。可就在前一天，

神甫告诉我索莱尔刻苦攻读神学已经三年，准备进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德·雷纳先生继续说，一边用一种外交家的神色看着妻子，“瓦勒诺刚刚为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了两匹诺曼底马，正得意扬扬着哪，可他没有给孩子请家庭教师。”

“他会抢走我们这一个的呀。”

“这么说你赞同这个计划喽？”德·雷纳先生说，朝她微微一笑，算是对她刚才那个好主意的感谢了。

德·雷纳夫人沉默不语，她觉得这个决定太突然了。这女人曾经是当地出名的美人儿，她姿态淳朴，举手投足间依然洋溢着青春活力；她是一个单纯的女人，从来不对丈夫说长论短，也从未承认她讨厌他的丈夫。当德·雷纳先生对她谈及他对孩子的打算时，这时她是爱他的；他想让老大参军，老二做法官，老三做教士。总之，她认为德·雷纳先生在她认识的男人中是最不讨厌的，只要不涉及钱，他的确是彬彬有礼的。

4 市长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去了锯木厂。他边走，边想：“我的妻子确实很聪明。但是，我的确没想到，假如我不将索莱尔这个拉丁文极好的小神甫请到家，那个聪明的收容所所长很可能会抢先一步：他将多么自负地谈论他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啊……这位家庭教师一旦归我所有，是否需要穿黑袍子呢？”突然，他看见身高近两米的索莱尔老爹好像正忙着丈量堆放在河边纤道上的木材。索莱尔以一大段记得熟得不能再熟的客套话作为开场白。他笨拙地微笑，神情的虚伪更是显露无遗；他生就一副无赖相，这下倒欲盖弥彰了。他边重复那些废话，脑子飞快地转，试图弄清楚是什么原因能使这么有权势的人愿意把他那没用的儿子弄到家里去。

水力锯木厂其实就是一个依水而建的大棚，屋架是由四根粗大的木柱支起的，上面盖有棚顶。棚子中央二三米高处有一把上上下下的锯。索老爹走近工厂时，用尽可能大的声音，高喊于连，无人答应。只瞧见两个大儿子生得虎背熊腰，正挥动笨重的斧子整理树干，好送上去锯。他走进大棚一看，于连没有守在锯旁，却骑在两米多高的棚顶的一根梁上苦读。

老索莱尔对此极为看不惯，他可以原谅于连身材瘦弱，不适合干力气活，但他不能容忍这种读书嗜好。他叫了于连两声，还是白费。尽管年

纪大了，他却仍灵巧地跳上正在锯着的一个树干，又跳上支棚顶的横梁，猛地一掌，把于连的书打落到河里，又猛地一掌，打在于连的头上：“好哇，懒鬼！你工作的时候还要看你那些该死的书吗？你晚上去神甫那儿鬼混的时候再看吧。”于连头晕眼花，满脸是血，眼里噙着泪，肉体的痛苦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最心爱的书了。“下来，混蛋，我有话跟你说。”

于连刚一着地，老索莱尔就连推带搯地把他往家里赶。“谁知道他又要把我怎样！”年轻人暗自思忖。真难过啊，那是他最喜爱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他是个十八九岁的矮瘦青年，面部的轮廓也不大端正，但很清秀，还有一个鹰钩鼻子。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沉默时显露出沉思和热情，他的身材颇长而匀称，更显示出灵敏而不是力量。从小，于连就被看做是弱者，受到众人的轻视。而他崇拜的老外科军医也在一七九六年的意大利战役中死了，临死时老军医把自己的荣誉团十字勋章、半饷的欠款和三四本书都留给他，而其中最宝贵的已经掉进市长靠职权使之改道的那条公共河里了。

5

于连刚迈进屋门，就被父亲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吓得抖，等着挨揍。“老实回答我！”老农民大声喊道，用手把他扭过来，好像小孩在摆弄玩具一样。他那双灰色狠毒的小眼睛，盯着于连好像要看到他灵魂深处一样。

【思考】

- 1.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德·雷纳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 2.德·雷纳夫人是个怎样的女子？

【注释】

①匱 (kuì) 乏：缺乏；贫乏。

②路易十四：1638—1715年，法国国王。

第二章

6

导读：于连这个柔弱的男孩却有着异常坚定的心：宁愿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他接受了家庭教师这个工作。他在德·雷纳先生家备受瞩目，孩子们、仆人们都十分佩服他，并且他喜欢上了那个美丽的女主人。而德·雷纳先生也为有这么一个家庭教师而沾沾自喜。于连正式进入市长的家。

“臭啊，感谢天主，我终于能摆脱你了。”狡猾的乡下人说，“臭书呆子，看着就生气，我终于能摆脱你了，你的好神甫先生或是其他什么你讨好的人，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你要去德·雷纳先生家做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快收拾东西。”

“那他给我什么报酬？”

“吃穿和三百法郎的工钱。”

“我不喜欢当下人。”

“死东西，哪个说让你当下人啦？难道我高兴我的儿子当下人吗？”

“可是，我跟谁一起吃饭呢？”

这个问题把老索莱尔难住了，他觉得不能再说下去，言多必失啊；于是他大发雷霆，怒骂于连。于连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意想不到的消息，他心想：“哪怕失去这一切，也不能落得和下人一起吃饭。我父亲想强迫我，那我就死。我有了十五个法郎八个苏，今夜就逃跑；可

是，这么一来，前途就没了，雄心壮志没了，无所不能的教士这一类好职业也没了。”于连不喜欢跟下人一起吃饭，并非天性，他的这种讨厌来自于卢梭的《忏悔录》。他全凭这本书来猜测世界是什么样子。《大军公报》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则补充了他的《可兰经》的不足。

为了这三本书，他可以不惜性命。他相信老外科军医说的话，认为世上其他的书都是骗人的。于连有一颗火热的心，还有一种时常与愚蠢相结合的惊人的记忆力，为了讨得本堂神甫谢朗的欢心，竟把一部拉丁文写成的《新约全书》背下来；他也了解德·迈斯特先生的《论教皇》，虽然这两本书他哪一本都不信任。

第二天早晨，老索莱尔提出了各式想法，终于弄明白他的儿子将和男、女主人同桌而食，如有客人则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和孩子们一块进餐，便提出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他执意要求看看他儿子要穿的服装。

德·雷纳先生打开抽屉，取出一百法郎。“您给儿子用这笔钱到呢绒商杜郎先生的店里做套黑衣服。”

“那么，即使我把他从这里带回去，这衣服永远属于他吗？”

7

“是的。”

“那好吧，”索莱尔操着一种悠然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对一件事达成一致：您给他多少工钱？”

“什么！”德·雷纳先生气恼地叫了起来，“我们昨天已经达成共识：我出三百法郎；我觉着这已经足够了，也许太多了。”

“这是您提的数，我不否认。”老索莱尔说得更慢了；他眼珠死死地盯着德·雷纳先生，他们足足周旋了一个时辰，农民的精明终于战胜了富人的精明，很多关于安顿于连的新生活的事项一一商定；他的工资不仅定为四百法郎，而且每月初预先付清。

农民讨好地说：“像我们的市长先生这样有钱又大方的人，一定会给三十六法郎的。”

“好，”德·雷纳先生说，“不过别再多提什么了。”

这一回，愤怒使他的口气变得生硬，乡下人也看出得适可而止。这下轮到德·雷纳先生占优势了。终于，乡下人看出的确再捞不到什么好处，

便告辞了，回到锯木厂怎么也找不到儿子，原来于连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心中充满疑虑，半夜里就离开家了。

他把他的书和荣誉团勋章全部送到一个年轻的木材商富克那里。

还在小的时候，于连看见第六团的几个龙骑兵，身着白色大衣，头戴装有黑色鬃毛的盔，从意大利归来。他们把马拴在父亲房子的窗栅上，这使他发疯地喜欢上了军人的职业。

后来，他又无比激动地听老外科军医给他讲洛迪桥战役、阿尔科战役和里沃利战役。他看到老人的十字勋章时目光像燃烧的火一样。然而在于连十四岁时，维立埃开始修建一座教堂，对这个小城市来说，这教堂可算壮观秀丽。特别是那四根大理石石柱，给于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四根柱子曾引起治安法官和年轻的副本堂神甫不共戴天的仇恨，治安法官为了一点纠葛险些丢了职位。其实所谓的纠纷不过是涉及三五法郎的小事，但有一笔罚到了于连的教父、一个制钉工人的头上。他极为愤怒，喊道：“这世道真的变了，二十多年来治安法官还一直被看做正派人呢！”而那个外科军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去世的。于连不再说起拿破仑，而是突然宣布想做教士。他在锯木厂里认认真真地背诵拉丁文《圣经》。

8

可谁能想得到，于连这样柔弱，一副女孩子的模样，心里却暗暗地发誓宁愿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教堂的修建和治安法官的宣判使他一下子清楚地认识到了，今天一些四十岁的教士已有十万法郎的年薪，是拿破仑的那些著名将领年薪的三倍。看这位治安法官，这样精明、正派，又如此年长，只因怕得罪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副本堂神甫，就糟蹋了自己的名声。由此可见应该去做教士。

在谢朗先生家的一次有许多教士参加的晚宴上，好心的本堂神甫把他作为神童介绍给大家，他却突然狂热地称赞起拿破仑^①来了。事后他自己把右臂吊在胸前，说是爬树干时脱了臼，并保持了两个月。这次自罚之后，他才原谅了自己。

德·雷纳夫人从客厅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站在大门口。那乡下人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脸色极苍白，刚刚哭过。他穿着雪白的衬衫，臂下夹着一件很干净的紫色平纹格子花呢上衣。这个小乡下人脸色如

此白净，眼睛如此温和，有点儿浪漫精神的德·雷纳夫人起初还以为可能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姑娘，来乞求市长先生给点恩典的。她走了过去，暂时忘了家庭教师带来的伤感和烦躁。

于连面朝着大门，没看见她走过来。他听见耳畔有非常温柔的声音，不禁打了个哆嗦。“您来这儿干什么，我的孩子？”于连猛地回转身，为她的美貌而吃惊，甚至忘了回答问题。德·雷纳夫人再问了一遍。“我来这里做家庭教师，夫人。”他说，并对自己的泪痕感到很不好意思，尽量弄干净。德·雷纳夫人愣住了，他们互相看着，离得很近。于连从未见过衣着这么好的人，特别是一个这么美艳绝伦的女人，而且还以一种温柔的语气同他说话。

德·雷纳夫人看着，这个年轻的乡下人刚才还那么苍白的脸，现在却那么红润。于是笑了起来，像小姑娘似的疯狂地笑，怎么，这就是家庭教师，这就是她脑海中的那个来呵斥和鞭打她的孩子们的衣冠不整的脏兮兮的教士！“先生，”她终于说话了，“您会拉丁文？”

“先生”这个词令于连为之惊奇，他想了一会儿，“是的，夫人。”他胆怯地回答。

“您会对他们很和气，是吗，先生？”她顿了一下，说话声越来越激动，“您能答应我吗？”

于连怎么也想不到能有这么一位穿着考究的夫人再一次郑重地称他先生。他少年时曾想过，唯有穿上帅气的军装，体面的夫人才肯跟自己说话。德·雷纳夫人呢，她彻底被于连清秀的面色，大而黑的眼睛迷住了，还有他那漂亮的卷发。

她感到奇怪，她竟和这年轻人如此地站在自家的门口，他几乎只穿着衬衣，而她又和他距离是这么的近。“我们一同进去吧，先生。”她对他说，神色有些不自然。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感深深地撞击着德·雷纳夫人。现在好了，她细心爱护的这些可爱孩子不会落入一个心理阴郁、外表肮脏的教士之手了。

她停下来望着他问：“您真的会拉丁文吗？”她真担心自己弄错了。

这句刺痛了于连自尊心的话，顿时使一刻钟以来的陶醉消失得无影无

踪。“会的，夫人。”他说，尽力做出冷冰冰的模样，“我的拉丁文和神甫先生一样好。甚至有人还说胜过他呢。”德·雷纳夫人看见于连的表情很不高兴。

她靠近他，小声说：“开始几天，您能否不用鞭子抽我的孩子，尽管他们的功课学得不怎么好？”一位如此漂亮的夫人这么温柔、近乎哀求的语气，一下子打掉了于连作为优秀的拉丁语学者的形象。

于连脸色通红，叹了口气，低声说：“您千万不要担心，夫人，我一切听您的。”

“您有多大年龄了，先生？”她问于连。

“快到十九岁了。”

“我的大孩子十一岁，”德·雷纳夫人已经彻底放心了，“差不多可以成为您的朋友呢。”

10 “您叫什么，先生？”她问，那语气、那风度，于连都能体会出其全部的魅力。“我叫于连·索莱尔，夫人。我生来第一次进入不认识的人家，心里害怕，我需要您保护我，最初几天可能有好多事情麻烦您，请您多加谅解。我从来没进过学校，我家贫困；除了我的表亲外科军医，他是荣誉团成员，和谢朗神甫先生之外，我没跟别人说过话。神甫先生可以向您证明我的品质。我经常被哥哥打，假如他们跟您说我的坏话，您不要相信；假如我做错了事，请您谅解，夫人，我绝不会有其他的意图。”他边说边仔细观察德·雷纳夫人。他突然大胆地想要吻她的手，但很快就胆怯了，内心的斗争十分激烈。德·雷纳夫人对他说了两三句话，告诉他开始时怎样应付这些孩子。于连尽力克制，脸色又变得很苍白，很不自然地说道：“夫人，我在天主面前发誓，我一定不会动您的孩子。”突然他拿起德·雷纳夫人的手，放到唇边。她被这个行为吓了一跳，想了想，感觉受到了侵犯。

德·雷纳先生听见有人在说话，就走出工作间，以他在市政厅主持婚礼时的那种既庄重又仁爱的口吻对于连说：“我一定在孩子们见到您之前和您谈一谈。”他带于连走进一个房间，他的妻子也被他留住了。

德·雷纳先生关上门，坐下，态度极其庄严。“本堂神甫先生向我说